

“一带一路”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 文化传播关系及意义

——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在加拿大的传播为分析点*

徐晓红¹, 白 蓝², 向 伟³, 李端生¹

(1.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2.湖南女子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4;3.吉首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一带一路”已经由当初的倡议构想变为“交流互鉴”、“人文互通”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事实,这一事实带来的是多重价值的体现,其中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意义不同一般。这缘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和“一带一路”既有空间视角下的相通性,更有文化传播的相融性。“一带一路”由概念构想到实际成效的显现,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实际通道,能够扩大该区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国际影响,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包括加拿大这样的北美国家和传播学的重要发源地。为此,在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传播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上,提出一些更有针对性和实际效果的方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加拿大;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9)S1-0051-0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重大课题“‘一带一路’视域下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裔)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证研究——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在加拿大的传播为中心”

作者简介:徐晓红,女,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白 蓝,女,湖南女子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向 伟,男,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端生,男,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扩展国际合作新领域,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推动周边新的合作的重大倡议。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商贸往来是核心,文化认同与交流是前提,政治互信是保证,构建“交流互鉴”、“人文互通”与“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发展理念。“一带一路”事实上已经由2013年秋天的概念构想变为现今的事实效果,体现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策略。而在这个实现过程中和效果里面,有一个事实不可忽略,即建立在“一带一路”物质基础之上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必然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发生重要关联,并且已经对外存在着传播事实关系,既展示了自身文化形象,也接触和沟通着沿线不同国家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社

会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关系的日益密切,其文化间的交融也同样积极跟进。特别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通过对外传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展现,再通过这些国家(地区)的二度和多次传播,它进入更广阔的人类空间也成为可能。那么事实上,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并将其纳入宪法的西方国家加拿大,以其较强的开放度与包容性,也接纳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它们同样影响着该国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等领域。当然,这种影响具有双向性,体现出人类传播行为的互动交流特征,有利于各国间文化的取长补短,特别是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一、“一带一路”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在关联性

“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已经产生重大影响,并且继续影响着世界经济、社会与文化。在它没有提出以前,中国对外交往从历史上看也事实上存在,也正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存在和价值影响,出于全球发展进入新的形势或者说是面临新的挑战时候,中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眼光发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结点,于2013年适时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注入重大内涵的阐释,给予时代思考下的战术实施。这一倡议构想很快得到响应,几年间产生了超出预想的效果,而从中受益的已不局限于中国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层面。“截至2019年3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3份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等区域。”^[1]加拿大作为拉美地区一个大国,不多的人口包融了世界对其朝向的流动,“一带一路”惠及的元素事实上也渗入其中。这其中就包含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趁势走出国门,得到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在加拿大的积极传播,体现出接纳、包融与相互影响的传播特征。

“在文化的联系和交流、吸收和融合中更突出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2]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是一个基于地理环境或地域条件下的概念,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历史上的生存空间有内在关系。中国的主体少数民族包括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和壮族,大多生存、生活于中国西部广大地区,构成战略边境空间并与周边国家相联。中国通过成立五大民族自治区的方式,有效促进了这片很大国土面积上几个主体少数民族事业的发展,其中也包括这一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基本内涵的理解也是一个包融性思维下的诠释,它是一个定位于中国西部地区以五大少数民族为主体,并兼及这一广大区域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所有文化元素在内的集合概念。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中国中西部结合地带的一些省份少数民族也可划入进来,这当中的边界不很清晰,因为民族融合带来关系的密切,完全以地理和行政区划来确立没有特别必要。中国“中西部”同样是一个较频繁出现的地理概念,更传达出其中融合的内涵。

在如上的认识和分析下,“一带一路”中“一带”

陆路环境下西北与西南两条次级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在地缘上恰好和中国西(南)部接壤,形成一种天然的地理沟通关系,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当。这也是“一带”建设构想提出的首要考虑因素。那么,两者的相通、中外的相联,就必然使得“一带”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内在关联性得以成立。从深层分析,地理接壤只是一个先决条件,古丝绸之路的开辟证明了这种先决条件存在的必要性,但更核心的是文化力量的影响。以往,汉文化在事实上存在的这两条古丝绸之路上产生了对外传播的重要影响。

而在当下,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明确提出的“一带一路”传播出去也是一种需要,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互补,同样可带动文化交流,文化交流又能促进经济繁荣。由此可形成“一带一路”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圈,甚至打破了因国界划定的边界,实现沿线国家之间民族文化的传播融合。这种融合如果以加拿大作为一个观测点,不妨理解为没有国界的交往,它以传播为基本方式,实现了路径的延伸,跨越了海洋阻隔,现代传播技术助力不同文化间的最终牵手成功。因此,“一带一路”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既是地理的接壤,也是经济的交流,更是文化传播的关联空间。文化视角解读下的“一带一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商之路,更是一条宗教传播、民族迁徙和文化融合之路。

二、“一带一路”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多重意义

传播需要物质条件,至少包含有三大层面的物质准备,一是作为实物状态的地理空间,这是事物存在的必备前提,“一带一路”即是这种前提;二是微观层面的传播媒介设备,即事物间相通的中间连接物质;三是作为被传播对象的物质化信息内容存在。作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其存在的物质前提不用怀疑,也完全可以以实物和信息手段给予保留。至于传播媒介,在当今处于发达状态,完全可以提供。那么,“一带一路”地理条件的适时介入,就可成就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

首先,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事实上已经存在,并以多种方式存在,信息化手段处理成的内容同样丰富多样,实物化的存在(如民族建筑、风俗活动、衣物、生活方式)则更为平常。“一带一路”的开辟无疑给这片民族文化园地中丰富的元素提供了

向外流动的通道。它们向“一带一路”国家流动方式可以多样化,至少方向给予了明确:一为西向的陆路,一为西南向的海路。陆海并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播找到了新的明确的路径。

其次,传播需要制度设置给予的必要保障,“一带一路”是国与国进行交往的新方式,它关注于经济上的往来和搞活,带动的则是社会流动的加快、文化交流与影响的加深。所以,“一带一路”由科学的设想、概念的提出、内涵的定位到有成效的实施,绝对离不开国际交往所需要的规则约束和保障。这些规则对沿线国家当然是平等的、合理的、互助的。显然,“一带一路”建立起来的系列规章制度,可以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提供通行方便。因为是在制度的设立和保障下实施,这就改变了以往民间的、小范围的甚至不成套路的民族文化沟通,进而为大规模、有体系和长远规划的民族文化传播准备了可靠条件。例如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将多元文化写入宪法的国家。作为传统的移民国家,加拿大国土上分布着 250 多个种族和族裔。该国文化多元性政策为中国民族文化在这里传播提供了自由发展空间。

再次,“一带一路”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准备了交通实物工具。因为“一带一路”的开辟以现代交通运输的介入为核心实施方式,从中国东部到西部出境口岸,连接两条线路上的相关国家。班列与班轮在两条线路上的按规则行走,带走与带来的是国家间(尤其是中国对外国)物资需求的交换和满足。如此的运行方式自然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物质形态的对外传播提供了便利,比如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中有许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交通工具从西部路径出境。那么,“一带一路”所能提供的硬件交通工具正是推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与展示的可靠保证。

最后,由经济到文化,再由文化到经济的轮环,通过班列与班轮在“一带一路”的运行,加之经由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地带的沿途环境氛围洗礼,经济和文化可以实现良性影响。尤其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内涵被认知、了解的概率得到提升。这实际上加大了它的流动性对外传播,扩大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整体文化形象在沿线国家的展示度。如果从人文旅行交流角度观测,中国西部文化旅游的带动离不开自身传播性宣传推介,“一带一路”的

开辟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市场开拓功不可没。而这种市场开拓又必然伴随着文化传播效果的积极影响。由此,文化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经过“一带一路”牵引而得到显示,而民族性元素在文化旅游中占据重要位置,依靠着“一带一路”方式的传播必然有其成效。

另外,传播的双向效应不可忽略。信息传播的本质是一种物化内容的传递与交流,双向分享成为这种行为的特征展示。“一带一路”通道带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有利效果,同时也促进了外来异国文化进入中国后的传播,进而实现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在这种交流中,民族文化以其独异性可得到一种特别的传播展示,这在中国西部有独到优势。

三、优化“一带一路”传播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策略

“一带一路”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之间存在有利的关系,通过这两条水陆通道能够使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整体水平和效应得到提升。对此,我们还可以在已有成效的基础上提出优化“一带一路”传播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策略。以下几点应属考虑的范畴。

第一,把握和规划好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一带一路”的特别关系。过往几年,国家与地方层面可能更多地从经济视角看重“一带一路”的效益与流通影响,当前和今后,这个看重点依然需要放在物流的战略位置上作出谋划。只是在此基础上,我们也要看到经济和文化间的关系,实现经贸搭台和文化唱戏的双重目的,让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成为“一带一路”搭建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传播好中国文化的一个侧面。例如在加拿大,可以和华人华侨及其企业以合作双赢的形式开发诸如影视、文学、建筑设计、表演艺术、视觉艺术、乐器、图书出版、古董、绘画和摄影等文化产品,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文化产品在加拿大的传播可以成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的很好窗口。为此,就需要转变认识,认真审视,把握和规划好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与“一带一路”的特别关系,争取从文化传播层面丰富“一带一路”的内涵,赋予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带一路”运行中的传播色彩,使之从自发变为自觉、从随意上升为规划、从个别进入体系化。

第二,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及形式进一步作出传播要求下的打造。借助“一带一路”与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天然关系,该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优势应该借船出海、扬帆显彩,同时搭上顺风列车对外实施有效传播。现在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下一步更要做好的就是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及形式作出传播要求下的优化性打造,因为传播的重要方式是信息化内涵的准备,需要将实际存在的物质形态及其内涵以符号化反映,方可在现代传播技术条件下反映好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实现远程传播效果。比如要在北美的加拿大取得传播效果,这仅靠水陆通道还不够,因为受到运行中时间影响与地理通达的限制。为此,建议“中外媒体加强交流合作,通过举办媒体论坛、合作拍片、联合采访等形式,提高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能力,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信息”^[3]。

第三,从旅游层面系统规划好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展示工作。这种规划应与“一带一路”相关联,将之纳入一个有机因素圈串联起来,成为流动的文化地图。事实上,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以往的对外传播还停留于从东部、东南沿海的开放思维角度想问题,这可以继续保持和优化。但“一带一路”交往通道明确以后,就应该树立西部、西南海域思维,充分挖掘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旅游业态下的潜力,注重开发载有一定文化价值理念的民族特色旅游创意产品,系统规划好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保护、展示工作。通过东西部双向作用,借助“一带一路”的沟通,实现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向度对外传播,特别是吸引国外游客沿“一带一路”进入西部民族地区观光游览,实地为之传播区域民族文化。

第四,充分挖掘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丝绸之路、中国人下西洋交往几者的关系内涵,为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经济、社会、文化国际交流下提供事实与逻辑依据,坚定不同国家(地区)人们对“一带一路”内涵价值的看重与信心,从而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顺利推进打下心理认同

基础。因为“一带一路”既是一个当今国际交往的新通道,也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路径再现,特别是具有文化内涵和民族印迹,需要新的世界发展形势下焕发生机,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找到一个背景支撑。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和实现路径。

第五,创设文化活动项目,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展示提供舞台。事实证明,以具体项目的思维去注实理念和推动谋划,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和“一带一路”助力下的效果取得,除了向来的相关做法外,还需要创设文化活动项目,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展示提供特别舞台,比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与沿线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节庆文化传播将进一步走进沿线各国民众的视野”^[4]。所谓节庆文化就是以不同国家人们的重要节日为载体而筹谋营造出来的一种文化活动项目,其综合展示效益十分明显。因为展示就是一种传播,创设文化活动项目展示还能够有针对性、个性化地实现传播目的,提升传播效果。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为创设文化活动项目准备了有利条件,只要积极思考和审视、挖掘,一定会创设出包括节庆文化在内的有特色的文化活动项目,在“一带一路”走廊圈显出文化魅力,达到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理想效果。

参考文献:

- [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进展、贡献与展望[N]. 人民日报, 2019-04-23(7).
- [2] 项江涛. 文化多样性传播及藏传佛教发展趋势讨论[C]//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2009),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10: 262.
- [3]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进展、贡献与展望[N]. 人民日报, 2019-04-23(8).
- [4] 周军. “一带一路”战略下面向社区的中华养生体育健康传播策略研究[J]. 文化与传播, 2018(5): 110.

(责任编辑: 粟世来)